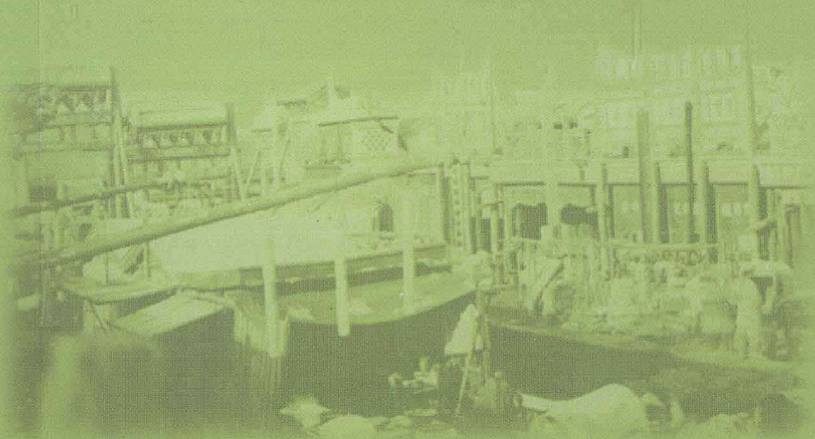




对我来说，这样的发现不只是知识层面的充实而已，更是整个精神层面的滋润与安慰，我自小彷徨不安的灵魂终于在浩瀚的时空里找到了依附，一场两千多年前的“白登之围”，不再只是史书上一掠而过的字句了，它也是我自己的生命里真真切切的一部分啊！



—学生版—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 席慕蓉 散文 (下)

席慕蓉◎自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席慕容散文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席慕蓉散文/席慕蓉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4.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80675 - 198 - X

I. 席… II. 席…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241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席 慕 蓉 散 文

席慕蓉 自选

---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电 话 0470 - 8222592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数 200 千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80675 - 198 - X/Z · 073

定价: 59.80 元(上下册)

# 目 录

无题(代序) .....	1
--------------	---

## 篇一 猫 缘

猫 缘 .....	2
成长的痕迹 .....	7
我的记忆 .....	15
几何惊梦 .....	20
夏天的日记 .....	25

## 篇二 永远的诱惑

写给生命 .....	32
画幅之外的 .....	38
莲 池 .....	43
永远的诱惑 .....	49

## 篇三 她的一生

黄粱梦里 .....	57
花的极短篇 .....	64
她的一生 .....	69

欲爱的神殿 ..... 74

#### 篇四 在那遥远的地方

飞鸟们 ..... 84  
无边的回忆 ..... 91  
汗诺日美丽之湖 ..... 97  
在那遥远的地方 ..... 106

#### 篇五 今夕何夕

今夕何夕 ..... 117  
风里的哈达 ..... 124  
源——写给哈斯 ..... 134  
礼物 ..... 141  
梦 镜 ..... 148

#### 篇六 父亲教我的歌

此 身 ..... 155  
四十年 ..... 160  
“资料”与“经验” ..... 162  
朋 友 ..... 165  
母 语 ..... 169  
星 祭 ..... 172  
父亲教我的歌 ..... 174

#### 篇七 远处的星光

远处的星光 ..... 179

歌王哈札布 .....	187
穹苍·腾格里 .....	196
丹僧叔叔 .....	204
七个夏天 .....	223

## 篇八 解谜人

阿尔泰语系民族 .....	229
额尔古纳母亲河 .....	232
金色的塔拉 .....	235
狐背红马 .....	238
解谜人 .....	241
金色的马鞍 .....	248

## 篇九 原乡的色彩

夏日草原 .....	256
时光之河 .....	259
族群的形成 .....	262
原乡的色彩 .....	265
白登之围 .....	272
野性与和谐 .....	276
夏天的夜晚 .....	279

## 篇十 异乡的河流

琉璃的旷原 .....	283
梦中戈壁 .....	286
原始林 .....	288

再生林 .....	291
异乡的河流 .....	295

## 附 录

三封信和一个故事 .....	318
回家真好 .....	323
朋友的信 .....	326
有书如歌 .....	329

## 母 语

年少的时候，在家中，父母都是用蒙文交谈。只能听懂几个单字的我，有时候会故意去捣乱，字正腔圆地向他们宣示：“请说国语。”母亲常常就会说：

“好可惜！你五岁以前蒙古话说得多好！”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在父亲的祝福之下，开始我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向内蒙古高原前行。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好友王行恭，还在德国的父亲又特别请托了他的忘年之交，居住在北京的蒙古诗人尼玛先生来给我们带路。

尼玛到机场来接机，等到我们的行李都在王府井饭店安顿好了之后，天色已近黄昏。他就带我们直奔在市区另一端的中央民族学院，说是在那里刚好有个晚会，一方面是在北京工作的蒙古同乡一年一次的联谊，一方面也是款待从各地前来参加蒙古史诗《江格尔》研讨会的学者。

会场里人很多，空气不太流通，灯光又不够亮，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面，包括尼玛。所以，尽管我努力要适应这个新环境，慢慢地还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就想法子找到一处比较空旷也还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坐定了之后，往周围一看，原来早已经有三位男士坐在那里了。大概和我差不多，都是有点觉得疲累的远客，只是衣着不同。我穿的是普通城里人穿的衣裙，他们却是穿着蒙古袍子，系着腰带，头戴毡帽，脚下是长统的靴子，衣冠齐整，正



襟危坐。那被草原上的太阳晒得很黑、被高原上的风霜侵蚀得皱纹满布的面容，有一种很奇怪的肃穆和漠然。看见我这个闯入者对他们微笑点头致意，他们三人也只是稍稍欠身还礼，依旧沉默着不发一言。

我可是忍不住了，第一次见到从草原过来的蒙古同胞，让我很想和他们攀谈。于是，侧过身去，用我有限的蒙古话向他们问候：

“您好吗？”

原来漠然的双眸忽然都重新调整焦距，向我专注地望了过来，我心中一热，又急着说了两句蒙古话来自我介绍：

“我也是蒙古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蒙古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些什么在我眼前忽然变得非常明亮，他们三个人同时向我展现的笑容是那样天真的欢欣，充满了善意。一切暗藏着的藩篱在那瞬间全部撤除得干干净净，只因为，只因为我我说的是我们共同的母语。

当然，在这之后的交谈，我那几句蒙古话是绝对不够用的。不过，我尽可以找一位住在北京的蒙古同乡来帮我们翻译，他们也不会介意了。好像那最初的几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护照，让我从此可以自由进出他们的国境——那一处曾经因为遭受过无数的挫折与伤害，因而不得不严密设防的大地。

果然，他们来自遥远的天山，是土尔扈特人，而且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记诵和演唱《江格尔》史诗的艺术家，民间诗人。蒙古人尊称他们为“江格尔齐”。

心中珍藏着卫拉特先民的文化瑰宝，一代又一代传诵下来的英雄史诗，却在另外一个民族强势的文化挤压之下，几乎要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在他们风霜的面容之上，才会流露出那种内在的肃穆以及

外在的漠然了罢？

这种神情，普遍出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许多牧民的脸上。从一九八九年那个晚上开始，十年来，走在碎裂的高原之上，常会遇见相似的情景。可是，只要我用蒙古话一开口问候，那藩篱就会自动撤除，然后光灿温暖的笑容就会出现了。

有一次，我用玩笑的语气向一位教蒙文的教授说：这些牧民，怎么就凭我这几句话就轻易地相信了我？想不到他却正色回答：

“你现在虽然说不出几个句子，可是每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我们的耳朵一听就知道。你要晓得，在母亲怀中学会的语言，有些细微的差异，别人是学不来的啊！”

## 星 祭

穹苍无垠，风雷雨电更是无数不可测的突然变化，对苍天的畏惧与崇敬，是北亚民族萨满教信仰思想的基石与根本。

这“苍天”虽然等同于“天神”，但是又与如今汉族社会里对“天神”的认识有些差别。就是说其间并没有什么如尘世间那样的阶级意识，把崇拜的对象变成一种如人间帝王的宗教化和神圣化，而是更偏向于赞颂自然界的力量，包含了云雾露雪霞虹及星辰等诸种现象。

远古的初民坚信自然天体具有生命、意志以及伟大的能力，这样的信仰虽然在以后悠长的岁月中历经了种种的发展与修饰，然而主要的精神却从来没有任何改变。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他相信大自然之中有一种力量。而如今，年岁渐长的我，回顾来时路，也越来越相信父亲所说的话，大自然之中是有一种令人不能不信服而又深深爱慕的力量啊！

在踏上内蒙古高原之后，那无边无际的苍穹与旷野对我是一种撞击，甚至日月星辰都展现出一种在城市生活中根本无从领会的美感。在细读了满族学者富育光先生的巨著《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才恍然于那种自然生发的、无法抵挡的美感，就是生命初始之时宇宙对人类的吸引与召唤。

富育光先生对亚洲北方的民族传承至今的宗教与文化充满了自信与自豪。整本书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贯穿在字里行间

那种对信仰内容与仪式的真挚爱慕，由这样的感觉而形成的文字，更是美得令人心动。

譬如他写“星祭”，说到早年满族传统为激励后辈不忘创世之艰，让族人能够体验祖先古昔“栖林火猎”的生活，仿古祭星。

“乌拉街东北四十里之凤凰山麓，往昔古刹晚钟，声名遐迩。附近满族各庄，从康熙至乾隆朝以来便有拜星传统。祭星时，山顶与山腰无数篝火长夜燃烧，像一片明星落地，很是壮观。祭期，满族诸姓萨满会聚，所谓同族祭星，同姓祭祖，推举各姓中有德者为总祭星达，白羊、白马、白兔皮均可制祭服，但必以皮为面。各姓萨满分管周山四处，击鼓诵唱‘唤星神赞’，祭众呼应，此起彼伏，声传数里。俗传祭星要唤星，星越唤越明，邪恶不侵。”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呼唤，纵然季节是在严冬，也不由得让人热血沸腾的啊！

在此单单只说仪式的本身，就是一种群体的凝聚以及精神上的净化活动。远古的神话进入真实的生活，燃烧着的篝火是眼前和心中的光与热，诵唱着的赞歌是耳边族人的呼唤回应着灵魂深处的企求；我多希望能够赶得上参加这样的一场祭典，在严冬的山林之间高声呼唤满天的繁星，希望星辰越唤越明，邪恶不侵。

蒙古民族特别崇敬北斗七星，在萨满教中称呼种为“七老”。对日月的崇拜更甚，在阴山地区如今犹可见到初民的岩画，包括了日、月、星、云等等的形象，而且有的画面上还刻着正在拜日或者向着星星舞蹈等等的图像。

好像已经成为远古陈迹的宗教仪式，表面上在蒙古高原已经趋于静止甚至消逝，然而在灵魂深处，我们都明白，腾格里天神与日月星辰同在，从来不曾离开。

## 父亲教我的歌

从前，常听外婆说，五岁以前的我，是个标准的蒙族娃娃。虽然生长在中国南方，从来也没见过家乡，却会说很流利的蒙古话，还会唱好几首蒙古歌。只可惜一入小学之后，就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隐约感觉到外婆语气里的惋惜与责备，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一个太早入学，智力体力都不如人的孩子来说，小学一二年级可真不好念哪！刚上学的那些日子里，真可以说是步步惊魂，几乎是把所有的力气，把整个的童年，都花在追赶别人的步伐，博取别人认同的功夫上了。

要班上同学愿意接受你并且和你做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偏偏还要跟着父母四处迁徙。那几年间，从南京、上海、广州再辗转到了香港，每次都要重新开始，我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着语言，等到连那些说广东话的同学也终于接纳了我的时候，已经是小学五六年级了。我国的语标准、广东话标准，甚至连他们开玩笑时抛过来的俏皮话，我也能准确地接招还击。只是，在这样长时间的努力之后，我的蒙古话就只剩下一些问候寒暄的单句，而我的蒙古歌则是早已离我远去，走得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回来了。

那以后外婆偶尔提起，我虽然也觉得有点可惜和惭愧，但是年轻的我，却不十分在意，也丝毫不觉得疼痛。

那强烈的疼痛来得很晚，很突然。

一九八九年夏末，初次见到了我的内蒙古故乡。这之后，一到暑假，我就像候鸟般地往北方飞去。有天晚上，和朋友们在鄂尔多斯草原上聚会，大家互相敬酒，在敬酒之前都会唱一首歌，每一首都不同，都很好听。当地的朋友自豪地说：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他一个人就可以连唱上七天七夜也不会重复。

那高亢明亮的歌声，和杯中的酒一样醉人，喝了几杯之后，我也活泼了起来，不肯只做个听众，于是举起杯子，向着众人，我也要来学着敬酒了。

可是，酒在杯中，而歌呢？歌在哪里？

在台湾，我当然也有好朋友，我们当然也一起喝过酒，一起尽兴地唱过歌。从儿歌、民谣一直唱到流行的歌曲，可以选择的曲子也真不算少，但是，在这一刻，好像都不能代表我的心，不能代表我心中渴望发出的声音。

此刻的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喝着故乡的酒，面对着故乡的人，我忽然非常渴望也能够发出故乡的声音。

不会说蒙古话还可以找朋友翻译，无论如何也能把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七八分来。但是，歌呢？用故乡的语言和曲调唱出来的声音，是从生命最深处直接迸发出来的婉转呼唤，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也无法转换的啊！

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疼痛与欠缺，好像在心里最深处缠着撕扯着的忽然都浮现了出来，空虚而又无奈。

因此，从鄂尔多斯回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非要学会一首蒙古歌不可。真的，即使只能学会一首都好。

但是，事情好像不能尽如人意。我是有几位很会唱歌的朋

友，我也有了几首曲谱，有了一些歌词，还有人帮我用英文字母把蒙文的发音逐字逐句地拼了出来。但是，好像都没什么效果。看图识字的当时，也许可以唱上一两段，只要稍微搁置下来，过后就一句也唱不完全了。

一九九三年夏天，和住在德国的父亲一起参加了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蒙古学学术会议。在回程的火车上，父亲为朋友们轻声唱了一首蒙古民谣，那曲调非常亲切。回到波恩，我就央求父亲教我。

父亲先给我解释歌词大意，那是个羞怯的青年对一位美丽女子的爱慕，他只敢远远观望：何等洁白清秀的脸庞！何等精致细嫩的手腕！何等殷红柔润的双唇！何等深沉明理的智慧！这生来就优雅高贵的少女，想必是一般平民的子弟只能在梦里深深爱慕着的人儿罢。

然后父亲开始一句一句地教我唱：

采热奈痕查干那！

查日布奈痕拿日英那！

……

在起初，我虽然有点手忙脚乱，又要记曲调又要记歌词，还不时要用字母或者注音符号来拼音。不过，学习的过程倒是出奇地顺利，在莱茵河畔父亲的公寓里，在那年夏天，我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学会了一首好听的蒙古歌。

回到台湾之后，好几次，在宴席上，我举起杯来，向着或是从北方前来做客的蒙族客人，或是在南方和我一起成长的汉人朋友，高高兴兴地唱出这首歌。令我自豪的是，好像从来也没有唱错过一个字，唱走过一个音。

一九九四年春天，和姊妹们约好了在夏威夷共聚一次。有天晚上，我忍不住给她们三个唱了这首歌。

是在妹妹的公寓里，南国春日的夜晚慵懒而又温暖，窗外送来淡淡的花香。她们斜倚在沙发上，微笑注视着我，仿佛有些什么记忆随着这首歌又回到了眼前。

我刚唱完，妹妹就说：这个曲调很熟，好像听谁唱过。

然后，姐姐就说：

“是姥姥！姥姥很爱唱这首歌。我记得那时候她都是在早上，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轻轻地唱着这首歌的。”

原来，答案在这里！

姐姐的记忆，填补了我生命初期的那段空白。

我想，在我的幼年，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清晨。当外婆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当她轻轻哼唱着的时候，依偎在她身边的我，一定也曾经跟着她一句一句唱过的罢？不然的话，今天的我怎么可能学得这么容易这么快？

我忽然安静了下来，原来，答案藏在这里！转身慢慢走向窗前，窗外花香馥郁，大地无边静寂，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刚刚走过一条迢迢的长路，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

一切终于都有了解答。原来，此刻在长路的这一端跟着父亲学会的这首歌，我在生命最初启程的时候曾经唱过。



篇七  
远处的星光